

母親的 栗木坊

罗安圣◎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母親的栗木塢

MU QIN DE LI MU AO

罗安圣◎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的栗木坳/罗安圣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59-8406-6

I. ①母…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9514号

母亲的栗木坳

著 者: 罗安圣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李 民

封面设计: 天恒仁文化

复 审 人: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3

版 次: 2016年3月第2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406-6

定 价: 42.00元

心性的维度

◎ 杨秀刚

多山的黔东南有许多坳，如老虎坳、枫木坳、麻栗坳、撮箕坳等等，它们或因形而名，或因景而名，都是人们赋予的名称。有的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但有的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本书的栗木坳属于哪一类呢？还是来看看作者的叙述：“山坳上一棵栗木高耸入云端，冠盖蔽日月，山民们都说这是五百年豫章村的开山老祖从山外进入这桃花源似的瓮晒山窝的第一天栽种的，因此称之为栗木坳……栗木坳是山寨出山的必经坳口，歇脚乘凉的山里人笑声总是飘荡在山坳上，我就是在山民们笑声里长大的……栗木坳在四方八寨小有名气。其实那是因母亲而出名……”

显然属于前一类。这里面荡漾着作者很深的情感维度，其中的朴实和灵光，聚焦于一种敏锐的心性。

我把它称之为心性的维度。

这个维度，是罗安圣先生对家乡对生活对人生独特的文化记忆、心灵审美以及良知坚守与修复。在这里，栗木坳既是家乡的缩影，又是母亲的代码，更是作者铭心刻骨的牵挂。这个部分在本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也是最值得一读的部分。

在我国，提到乡村的文化记忆，都绕不开农耕的苦难，也就是说，乡土叙事必然带有某种先天苦难的成分，在罗安圣偏远、落后而贫穷的家乡，对于苦难的叙述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集中地表现在母亲的身上，也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看看这段文字就知道了：“那年月，家里人口多，口粮远远不够，开春后母亲带领我们姐弟六人执刀上山，将满山的柴草通通砍翻，待柴草晒干后放火一烧，烧山后的草木灰就是最好的底肥，稍稍薅松烧焦的土皮，满坡播撒下金黄色的小米种子。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只种不管长变短’，管理是极其辛苦的活儿，

须待小米苗长到10公分、20公分、30公分时，分三次在烈日下将甾生的杂草逐棵连根拔掉，往往全家七、八口人齐出动，戴着斗笠，顶着烈日，蹲在陡峭的坡地上一棵棵的拔，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起早贪黑地干一整天还拔不完两亩坡地。有一次，久未劳作的我周末返家与母亲一起出征坡顶的小米地，中午时分竟抵不住烈日的炙烤，中暑晕倒了，差一点没滚下坡底，吓得母亲再也不敢拽我干这活了，却让我深深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要说苦难，要说艰辛，要说挣扎，要说无奈，这些文字已经逼直到让人心疼的程度。在对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在诚信、道德或信仰越来越虚脱的背景下，我在阅读的时候，一直在揣度作者渲染这些苦难的目的，在读完许多篇目之后，我才意识到作者在展现一种正面人格的坚守。正是有了这种坚守，再多的苦难也能战胜，再大的苦难也体现了温馨。在众多的故乡人物中，体现得最突出的当然是母亲，其次是《残雪》中的三叔。

母亲是个特别朴实善良、勤劳节俭、温情敦厚、爱子情深又勇敢正义的人。在她老人家的身上，有众多母亲相似的一面，又有她很个性的一面。这很个性的一面，就像书名说的，一辈子都走不出故乡的栗木坳。正因为“走不出”，还闹出了一些温馨而酸涩的笑话。

笑话后面的情感是很深沉的，即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儿女对母亲的孝道。要实现这种情感嫁接，“环境”的彼此不适应，于是“笑话”就来，来得无法抗拒，又很无奈。比如母亲坐不得车，适应不了儿子工作的小城环境，甚至享福享出病来，让一直想报恩的儿子生发出遗憾的感叹。像作者一样，我们以为很理解生我养我的母亲了，但众多的不适应，证明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代沟，或者说是乡村和城市存在着反差与冲突，不管宏观也好，微观也罢，都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维度。

延深这个话题，在本书众多精美篇目中，我认为《残雪》是写得极好的一篇。

三叔是一个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复员后在凤城美丽的荷花池畔砌了一栋两间两层一厦的砖房，退休后，就应该好好颐养天年了。但是，带着故乡情感和贫穷走出来的三叔，一直没有忘记故乡的贫穷，特别是文化贫穷，于是，他家里的二楼无偿地供给从故乡进城来读书的孩子，成了孩子们食宿的心灵驿站。同时，三叔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姜太公钓鱼、姜子牙封神等励志故事，成为孩子们课余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不幸的是，晚年的三叔得了咽喉癌。“残酷的放疗、化疗几乎摧毁了三叔的身体和意志，脸庞十分消瘦，皱纹层层叠叠，头发更加稀少，看上去比七六高龄的父亲还老。三叔自知去日无多，便坚拒重返肿瘤医院，戒了烟酒，放慢了食速，每日遵医嘱徒步上山呼

吸新鲜空气，增强身体抵抗能力。世界上没有比故乡栗木坳的竹海里空气更新鲜更富氧更适合疗养的了，因此三叔常借故回到生养他的栗木坳，一个山头，一条小沟，甚至一颗大石头，一棵老一点的树，都会成为三叔不尽的话题，这里的山形、水势、地名、竹海、茶林和浓浓乡情是永远不会变的，让迟暮之年的三叔更具归宿感，在栗木坳，全寨都是三叔的家。”

这段文字是颤抖的，同时又是满怀深情的。阅读的时候，我总是把速度放得很慢，我怕稍微快了就会造成对老人的不敬。还有一个原因是欣赏作者对家乡景色富于诗意的描写：“为了亲临雪境，牵着三叔沿着曲径走进竹海深处的油榨沟，昔日僻静的山湾里充满了残冰坠落之声，楠竹挺身的划空之声，叮当哗啦不绝于耳，这是已绝耳几十年的自然之声了，毕竟，只有能在冰天雪地里满山疯跑看斑鸠套的孩童才会有此福分，我和三叔都曾是套斑鸠、捉竹鸡的高手，却早没了雪地顽童的兴致……”

面对死亡，三叔乐观豁达，身患绝症，却仍不推卸驿站“站长”的责任担当……三叔获得了作者的敬意，也获得了整个家乡人的敬意。作者正是带着这种敬意，在一个残雪消融的新年去拜访不久于人世的老三叔。残雪是三叔人生的写照，深意却像鲁迅先生《雪》中写到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体现了作者一种心灵的审美。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何尝不是良知的坚守？人格魅力的升华？在类似于三叔的众多故乡人物中，还有像菩萨一样善良的架笕阿婆，智慧而又和蔼的刘纯辉老师等等。

在当下，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种东西，也非常需要修复这些东西了啊！罗安圣先生这些作品，有意无意都给了我们一个参照。

相对来说，“远山风景”和“后园小酌”两个版块就没有这么凝重了。但敏感多思，更体现出安圣博览群书的灵动。严格来说，“远山风景”里面的文章，属于旅行散文，是会走动的留声器，虽也浸透着作者的所观所思所感，但或许是见得多了，倒喜欢“后园小酌”闲适与宁静，率性与本真，自然与亲切。读过这些篇章，让我对罗安圣先生有了一个理性认识。虽然在报刊上多次读过他的文章，但真正见面执握却才是前几年的事。那年，我还在公开发行文学刊物《杉乡文学》执行副主编的任上，为了与从江县合作组稿，县文联主席李田清先生安排了一个文学讲座，让我去讲。讲座开始前，面对一个身材魁梧、声音敞亮、性格豪爽又有些水土保持不好（有些头秃）的汉子，李主席介绍说，这就是罗安圣……然后他就坐在挨近门边椅子上，安静地听我“海阔天空”。在近两个小时的会上，我

们的眼光擦过几次火花，当时都在想：一个外表如此粗糙的人，怎么写出如此心思缜密的文章来呢？

安圣不仅写出来了，还写得潇洒自如，甚至直抵底色。阅读这些“底色”，让我认识了他的另一面：原来这个豪爽刚强男子汉，内心也存放着细致与柔软，这些细致与柔软也像细筛一样，也在过滤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者也像蜘蛛网一样，敏感着生活的快乐与苦恼。读着《后园的小精灵》，我们感受到他具有童心一样的爱心；读着《娇妻》，又感受到他的宽怀与智慧，再读到《全家晨练》，我们为他的责任担当感叹，又在雾气蒙蒙中看到一个温馨的场面；《小憩后园》让我们羡慕他有那么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之地……

此外，我还十分喜欢作者对古诗词自然而恰到好处的引用，这既体现了作者丰富的读书积累、准确的欣赏以及娴熟的架构能力，丝丝入扣，犹如锦上添花……

安圣是一个用心力写作的作家，心性驰骋宽广，维度纵横捭阖。他总像在寻找，在天柱老家，他在寻找那种远去的文化记忆，又用远去的道德良知为镜，在当今寻找灵魂的温度……

是为序。

目 录

CONTENTS

故里片断 *Gu Li Pian Duan*

走不出栗木坳的母亲	002
残雪	006
故乡的小米粑粑	010
架笕阿婆	013
老师纯辉	016
母亲守在坳东南	019
寄往天国的问候	021
清明回家	024
山岭上有段青石板路	027
乡关何处	030
驿站	033
追雪	036
远去的刘家寨	039
恰同桌少年	042
油榨	046
大山古道	055

后园小酌 *Hou Yuan Xiao Z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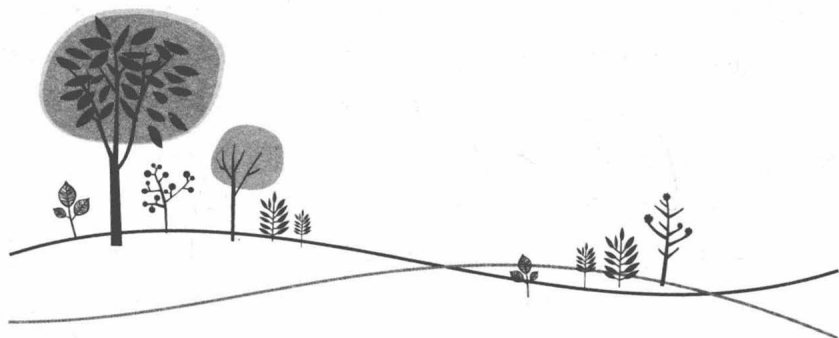
冬至天的红蝴蝶	066
儿子的背影	068
风中的三角梅	071
感恩	073
后园的小精灵	076
娇妻	078
凭窗看竹	081
妻子来信	083
全家晨练	086
书屋	088
信守	091
小憩后园	093
遥远的吉他声	095
种田·教书	098
走过茫茫雨路	101
独享邕沙	104
微笑到终场	106
大件	108
穿越树绿花红的冬季	111
品味经典	114
再读邕沙	117

远山风景 *Yuan Shan Feng Jing*

婉约从江	122
春驻加车	126
月亮山的月亮	130
都柳江畔映山红	133
暮春踏晚	135
深秋，与太阳山有约	137
踏青四寨湖	140
我从山城凯里来	143
小镇西山	146
夜泊朝利	149
周末谒山	153
身边的香格里拉	155
百女湖的仲夏	159
醉在山窝	162
返祖	164
牛堂看“牛”	166
官道的变迁	170
小店关门	173
晒蓝	175
后记	181

故里片断

Gu Li Pian Duan



走不出栗木坳的母亲

大苗山深处的豫章村东南角上有个山坳，山坳上一棵栗木高耸入云端，冠盖蔽日月，山民们都说这是五百年前豫章村的开山老祖从山外进入这桃花源似的瓮晒山窝的第一天栽种的，因此称之为栗木坳。栗木坳是山寨出山的必经坳口，歇脚乘凉的山里人笑声总是飘荡在山坳上，我就是在山民们笑声里长大的，因为我家就住在栗木坳下，这里扼守山寨的东南门户，风景极佳，一年四季风潇潇，茶油树满山遍野。

栗木坳在四方八寨小有名气。其实那是因母亲而出名。母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又给她添了六个孙子，没有一房落下，真可谓多子多孙；二是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识大体，有远见，把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培养成了大学生，这在还没几个读书人的深山里反响何其大也！从此栗木坳的罗家在深山里的山民眼里俨然“大户人家”模样，成了山民们竟相比较、效仿、攀比的样板，山寨的读书娃陡然多了起来，并一拔又一拔地走出栗木坳，踏进了大学殿堂。目送这众多的儿孙们像羽翼丰满的鸟儿一样飞出栗木坳矫健的身影，母亲的脸上有说不完的满足。

栗木坳以母亲闻名，母亲以栗木坳为荣。虽然有两个在州府、县城吃国家粮的儿子足以让乡邻羡慕不已，年事渐高的母亲却从来没考虑过要去他们身边享清福。每当乡邻们问起何时去看看大儿、三儿时，母亲脸上总是满满阳光，朝着山外悠悠地说，那是孩子的家，我的家在栗木坳。后来谁都知道母亲是离不开栗木坳的，便谁也不再劝她上县城、州府享清福了，因为足以震动乡邻的母亲仅有的两次远足成了母亲众多故事的经典。

十四年前的深冬，母亲终于第一次远足来到我的身边，因为妻子即将临盆，这可是件大事。可没几天，不知为何母亲竟一病不起，且越来越严重，母亲说她一定要死在栗木坳。终于在第二十一日即妻子临产前七天带着一身病痛

回到了她好像阔别了二十一年的栗木坳，一回到家里，什么药都没吃，便奇迹般地好像什么病也没有了。大年一过，当我顶着大风雪把因妻子产后没奶可喂、刚刚满月的孩子送回到栗木坳母亲手中时，母亲比谁都高兴，笑得比谁都灿烂，逢人便说自己遭一场病是一举两得，又抱孙子又归家。

从此，山寨间便出现了母亲背着她的长房长孙满寨子讨奶吃佝偻的身影。最多的时候是带着嗷嗷待哺的孙子扼守在栗木坳上，等待那些牧归的尚在哺乳期的新媳妇们，经验告诉母亲，母乳是哺乳期孩子不可替代的食品；“给我孙子喂口奶吧！”是母亲一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当孩子学会“哞——”的牧牛声的时候，我把孩子接到了身边，此时，喝过百家奶的孩子像头小牛犊，比他的同龄人壮实得多。临别时，比一年前苍老了的许多的母亲显得更加憔悴，抱着她的宝贝孙子放声大哭，直让我差一点取消带走孩子的计划。

母亲也有主动要求到我身边生活的时候，但条件是必须再给她添个孙子，说是猪都有要养两头才抢溺，到时一定跟你们一起去带好小宝宝。妻子以为然，爽快地答应了。连妻子都不怕挨第二次剖腹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可当我们满足了母亲的条件，高兴地要求母亲兑现诺言时，母亲面呈难色，说怕坐车，你们最好调回家乡工作或将老二送回来养，大孙子不是养得好好的吗？喝百家奶，吃百家饭，易养成人嘛。我顿时傻了眼，“上当受骗”的感觉遍布全身。

最后，母亲还是在众亲属的动员、督促下随我登上了她第二次人生远程的班车，经过两天的颠簸，终于安抵目的地，我悬着的心终于像一颗石头落了地。但细心的妻子却说，母亲的包裹空空如也，冬天马上就要到了，连一件冬衣都没带，看来我们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却不相信母亲竟会如此狠心，且她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回不了栗木坳的。

结果正如妻子所料，母亲还是心神不定地在不是她栗木坳的这个家里非常不习惯地呆了近三个星期，我知道母亲在想什么，看她难受的样子我心里更难受。

有一天，一个上州府学校读书的女生来向我辞行，在旁边的母亲顿时来了精神，看母亲那一脸的神往，一脸兴奋，我知道她的心已经飞回了栗木坳，再也留不住了，我的心禁不住颤抖起来：母亲，您就真的不能在不是您的栗木坳的地方待上几个月吗？这里不是你的家，儿子、孙子却是你的呀！

又是在第二十天，我十分伤感地将精神不错的母亲送上了前往州府的班车，路上有女生照料，料想也不会有事，州府有她的三儿和她的大姐，我





栗木坳下的老宅

更不用操心了，她说过几天还会回来的，我却知道那不过是抚慰一下伤心的我而已。

此后，再也没有过要母亲到我身边“享福”的企图了，虽然我有一年时间因心里有“疙瘩”没有致信向母亲问好，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栗木坳毕竟还是我最温馨的家，是我儿时的天堂，是最能唤起我亲情的精神乐园，无论我飞得多高多远，永远也飞不过栗木坳的树梢，飞不出母亲抚慰的目光，于是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后来的一件事使我更加明白了母亲那份对栗木坳难解的情结，心里也就释然了。

前些年，村里与邻村因金矿、山林几度闹纠纷，出了两起人命，情势非常危急，以防邻村夜袭报复，村里决定将老人、小孩、妇女、牲畜一并转移，由青壮年警戒、守护村寨。但母亲无论谁劝都不愿离开栗木坳，连续几晚，

母亲用一笼稻草罩在身上权当掩护，躲在屋后的茶园里，一声不吭，两眼透过草隙，监视着随时可能出现“来犯之敌”的山外大道。她说她要在最危急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用生命扼守山寨的门户，护卫她栗木坳的家园。情结如斯，夫复何如！还有什么理由要她离开她的栗木坳呢！

每次携全家回栗木坳，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远远望见栗木坳，我就会用母语“阿咪——”地高喊，孩子们也会“阿婆——”地齐声喊个不停，远处顿时会传来“呃——呃——！”那是母亲苍老、兴奋的回答。第一个迎出来的一定是早已望眼欲穿的母亲，梯田似的脸上缀满了幸福与自豪，用粗糙、龟裂的双手逐个抚摸从远方返航的儿孙，眼里噙满泪水。我总是尽量延长与母亲欢聚的日子，因为那是母亲最快乐的时光。

但相聚总是短暂的，鸟儿大了总是要离巢觅食的，美丽但贫穷的栗木坳不能承载这么多儿孙沉甸甸的希望。自我二十年前上大学的那一天开始，母亲总是只在屋前的晒谷场上目送她出远门的儿子渐渐消失在对面的山梁，当我回首遥望晒坝上母亲单薄的身影，就知道母亲在那怔怔地噙泪抽泣。年轻时心高志远，豪气吞云，倒不觉得怎么伤感，直到年近不惑，思乡之情陡然倍增，才深深地体会到只愿目送儿孙远行的母亲不愿离开栗木坳的那份情结，那里有母亲的一切，有母亲在，栗木坳才是一个完整的家，远航的归帆才能找到休憩的港湾，才能积蓄力量向更远的航程冲刺。母亲早已与栗木坳浑然一体，孕育了满山的灵气，让远游的儿孙们随时感到有母亲的臂弯可以停靠，有母亲的胸膛给予的延绵不绝、足以乘风破浪的力量。

春节又到了，母亲已年近古稀，我全家再次因故羁留他乡。母亲！您可安好！我与三弟商量的，无论如何忙也要在母亲七十寿辰时率全家回栗木坳去，多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其实也只能这样了，因为母亲是走不出栗木坳的。



残雪

小城一角的绿茵场上，孩子们希冀已久的大雪很快在惋惜、留恋的目光中不可逆转地消融，无奈之下将残雪迅速滚成一个个巨大雪球，以期尽量延续这天外精灵的生命；极目山野，已徐徐褪下圣洁的婚纱，还原水灵灵的绿装村姑。此时，故乡栗木坳的茫茫竹海那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便牢牢占据了我的心扉，于是，不顾一切地挈妻将子驱车踏上归程——故乡的冰雪一定还在坚守。

一路天清气爽，春阳高悬，泥泞的山道上遍地是从树上草上跌落的残冰。越野车喘着粗气缓缓驶过梨子坳，一眼便见高高的栗木山坳上白雪皑皑，竹儿还在笑得头点地，恰如唐·高骈描绘的“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坳下老屋的瓦棱上一溜溜长长的粗大冰挂仿若一幕幕精致的冰帘，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华丽的折光。乡雪，可爱的乡雪，你从太空远嫁而来，带给大地无尽的欢乐，所谓“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唐·吕温），你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坐在严冬的深处，就能看到春天的序言，听到夏天的乐章，盼到秋天的希望。

故乡的雪啊（故乡苗语里雪和冰是不分的），你是苦苦守候我的到来吗？我呢喃着，携裹着满身风尘在融融暮色中扑进了故里的残雪里，溶进了永远走不出的心灵家园。

年末岁首喜事多，三叔说要亲自赶家乡的三堂礼，大年初二一早我便驱车上了凤城。

都说我最像三叔，二姑说见到我就像见到了三叔，身材同样魁梧、声音一样敞亮、性格一般豪爽，就连头式也几乎一样——谢顶，其实我和三叔都酷爱看书和篮球运动，叔侄俩很是投缘。我出生那年三叔入伍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凤城美丽的荷花池畔砌了一栋两排两层一厦的砖房，因深感自己读书



老家的雪景

太少，成就不大，便将二楼全部无偿给了大山老家在县城求学期翼远飞的山娃们，成为山娃们积蓄能量腾起山间翱翔天外真正的“驿站”。从此，一拨拨山寨的孩子飞出父辈的视野，这是最令三叔自豪最为山里乡亲景仰的壮举。三叔退休静养的日子恬淡而充实，是名副其实的“驿站”老站长，楼上依旧是故乡来的山娃们，三叔记性很好，依旧哼着山歌和酒调，喜欢为山里的孩子们讲那永没完结的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姜太公钓鱼、姜子牙封神等，这些经典的励志故事依然成为孩子们课余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不幸的是，生性豁达的三叔患上咽喉癌，已扩散，残酷的放、化疗几乎摧毁了三叔的身体和意志，脸庞十分消瘦，皱纹层层叠叠，头发更加稀少，

